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二)

沈國元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五

秀水

沈國元述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群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並懋厥修。用能開拓聰明。恢張化理。爲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繼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

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滿日、纔續進講。其經

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容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日開日講

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勅

初二日申時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晏朝鮮陪臣

卯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

綱常
可無此
議論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

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臣宜首疏以

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 爭

冊立卽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

遜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諉之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特挺打人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後書、確有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謁、若非韓光祜之而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決、而

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况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中、則投以麗色之餌、崔夫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可不殛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于選侍。臣亦宜首疏以

請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扶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况又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卽冲斷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之叵測、罪不在贓、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端、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李選侍之定案也、迺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國法而一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兇豎漏網之門、聞之長安、謂群豎負質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出得脫、或司寇悞墮其術中、而不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臣

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列、受

先帝恩、良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先帝、力請

尙方誅崔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寬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耶。倘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棍之擊。一劑之鳩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

大臣毋以

聖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爲至計。而息其煩囂。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爲宜。而今
日不出于此。昔日方未能及。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
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
爲奴酋出入經緯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
而全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叆。然須
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教塲爲屯兵之處。如坐通
衢。來去若風雨。川人如草管。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
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
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脅朝鮮。而時圍
獵于開鐵。訕懿之境矣。造鉤梯。另採木打釘。新造爲攻城

之具。卽今驚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強也。奴之舉事。節短。而機深。每有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脫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強。未可乘危。然我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職非敢冥冥決事也。職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愛一員。職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用。

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尙少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尙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瓊用金伏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統之、尙少一員、于績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尙缺、若蒲河爲撫順後應、爲二岔兒要衝、且兼防西虜、况已殘破、提兵應緩、非良將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健卒應調守蒲河而藩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矜挾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礮出銳師以搗其舊塞奴若北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塞奴若南越清河寬礮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塞而蒲河隨爲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爲虜

資。隨卽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資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國家爲徵幸也。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年之局。而國家之憂之擾。